# 孟子要略

凡孟子書二百六十章朱子采入要略者八十五章其不入者曰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寡人之於國也章　寡人願安承教章　晉國天下莫强焉章　孟子見梁襄王章　莊暴見孟子曰章　文王之囿章　交鄰國有道乎章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人皆謂我毁明堂章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章　所謂故國者章　湯放桀武王伐紂章　爲巨室章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取之章　鄒與魯鬨章　滕小國也章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章　以上梁惠王篇　曰仁則榮章　孟尊賢使能章　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天時不如地利章　孟子將朝王章　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章　孟子之

平陸章　孟子謂蚳鼃曰章　孟子爲卿於齊章　孟子自齊
葬於魯章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燕人畔章　孟子致爲臣
而歸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居休章（以上公孫丑篇）曰滕定公薨章　滕文公問爲國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章　墨者夷之章　周霄問曰章　彭更問
曰後車數十乘章　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章　孟子謂戴不
勝曰章　不見諸侯何義章　戴盈之曰章　陳仲子章（以上滕文
公篇）曰三代之得天下也章　人有恆言章　天下有道小德役
大德章　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章　伯
夷辟紂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存乎人者章　恭者不侮人

章　男女授受不親章　君子之不教子章　有不虞之譽章
人之易其言也章　人之患章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
子之從於子敖來章　不孝有三章　舜生於諸馮章　子
產聽鄭國之政章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　無罪而殺士章
君仁莫不仁章　非禮之禮章　中也養不中章　言人之不
善章　言不必信章　養生者章　博學而詳說之章　以善
服人者章　言無實不祥章　徐子曰章　王者之迹熄章
君子之澤章　可以取章　逢蒙學射於羿章　西子蒙不潔
章　天下之言性也章　公行子章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
章　曾子居武城章　儲子曰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以上離婁

篇
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堯以天下與舜章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百里奚自鬻於秦章　周室班爵祿也章　敢問友章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士之不託諸侯章　敢問不見諸侯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齊宣王問卿章　以上萬章篇
曰性猶杞柳也章　生之謂性章　何以謂義內也章　羿之教人射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　小弁小人之詩也章　孟子居鄒章　先名實者章　五霸者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今之事君者章　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丹之治水也章　君子不亮章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古之君子如何則仕章　教亦多術矣章　以上告子篇
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恥之於人大矣章　古之賢王章　孟子謂宋句踐曰章　待
文王而後興者章　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以佚道使民章
霸者之民章　仁言不如仁聲章　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人
之有德慧術知者章　有事君人者章　伯夷辟紂章　易其
田疇章　孔子登東山章　楊子取爲我章　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章　有爲者譬若掘井章　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
章　詩曰不素餐兮章　仲子不義章　孟子自范之齊章
食而弗愛章　齊宣王欲短喪章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道則高矣美矣章　天下有道章　滕更之在門也章　知者
無不知也章　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春秋無義戰章　盡信

書章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梓匠輪輿章　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古之爲關也章　身不行道章　周於利者章　好名之人章　不信仁賢章　不仁而得國者章　民爲貴章　仁也者人也章　孔子之去魯曰章　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章　貉稽曰章　賢者以其昭昭章　山徑之蹊閒章　禹之聲章　齊饑陳臻曰章　逃墨必歸於楊章　有布縷之征章　諸侯之寶三章　盆成括仕於齊章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曾皙嗜羊棗章　由堯舜至於湯章以上盡心篇　都一百七十五章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或

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旣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剖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涵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俗其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衡決顚倒之爲病則其犂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旣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心也夫曾國藩又識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茮雲傳瑩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考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嘗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尚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茮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潘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

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耆朱子之書因羅以彌遺恨者是吾椒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湘鄉曾國藩敘

朱子語類五則 第一百五卷

先生因編孟子要旨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

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又曰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又曰看文字不可恁地看過便道了須是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方是自得這箇意思與尋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葉賀孫

問孟子首章是先剖判箇天理人欲令人曉得其託始之意甚明若先生所編要略卻是要從源頭說來所以不同曰某向時編此書今看來亦不必只孟子便直恁分曉示人自是好了時

舉曰孟子前面多是分明說與時君且如章首說上下交征利其害便至於不奪不饜說仁義便云未有遺其親後其君次章說賢者便有此樂不賢者便不能有此樂都是一反一正言其效驗如此亦欲人君少知恐懼之意耳曰也不是要人君知恐懼但其效自必至此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他在吾肚中轉作千百回便自然純熟某當初看時要逐句去看他便但覺得意思促迫到後來放寬看卻有條理然此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底文章某因熟讀後便見自此也知作文之法 潘時舉

徹之問看要略見先生所說孟子皆歸之仁義如說性反以後

諸處皆然曰是他見得這道理通透見得裏面本來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到得說將出都離這箇不得不是要安排如此道也是離這仁義不得舍仁義不足以見道如造化只是箇陰陽捨陰陽不足以明造化問古人似各有所主如曾子只守箇忠恕子思只守箇誠孟子只守箇仁義其實皆一理也曰也不是他安排要如此是他見得道理做出都是這箇說出也只是這箇只各就地頭說不是把定這箇將來做如堯舜是多少道理到得後來衣鉢之傳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緊要在上三句說會如此方得箇中方得箇恰好這也到這地頭當說中便說箇中聖賢言語初不是著意安排只遇

著這字便說出這字也　葉賀孫

因整要略謂孟子發明許多道理都盡自此外更無別法思惟這箇先從性看看得這箇物事破了然後看入裏面去終不甚費力要知雖有此數十條是古人已說過不得不與他理會到得做工夫時卻不用得許多難得勇猛底人截直便做去　葉賀孫

敬之問要旨不取杞柳一章曰此章自分曉更無可玩索不用入亦可卻是生之謂性一段難曉說得來反恐鶻突故不編入　葉賀孫

答黃直卿書云前書所論大學兩條似未然如此則是明德新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處又子細做一截也知至之至向來卻是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然此至字雖與至善之至皆訓極字而用處不同至善是自然極至之至知至是功夫極至之至難作一例說也可試思之此義非獨熹不謂然以示季通諸人亦皆疑直卿不知何故作此見也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卻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模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真西山文集一則 第二十九卷

孟子要略後序云太守陳侯既刊文公朱先生論語詳說於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於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注而其要在此編蓋性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本心之正故義利爲

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於出處則修吾天爵而不誘於人爵推之於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徇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次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於集注求其全體而又於此玩其要旨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於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於侯之命雖不敢

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為朋友共講云

朱竹垞經義考一則 第二百三十四卷

孟子要略 未見 眞德秀序曰 云云見上 按是序亦載劉爚雲莊集

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則 第四卷 考異第四卷

光宗紹熙三年壬子六十三歲孟子要略成 語錄云云見上 考異云李本無洪本附注除知靜江府之下今立一條○要略又名指要一名要指蓋一書也其書今不傳故附載語錄以見其概

# 孟子要略卷一

國藩謹按此卷言人性本善欲人存心養性以復其初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集注云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國藩謹按朱子編次要略一書於每卷之首章必有數語發明大指今其說不可得聞然如此章集注之說則要略之所以託始於此者亦差可窺尋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集注云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語錄云文公因沈僩之問自謂注中因何解不分曉謂實字當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無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金氏集注考證云頗詳按注中不分明者謂舊說作誠實解也然今並亦未大分曉當從語類之說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金氏曰此章要略注尚是舊說國藩講按此要略注之舊說今不可詳恐即無受爾汝之實一

節金氏所謂舊說作誠實解者也故備錄集注語錄及金氏之說於右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

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

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

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

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

樲棘則爲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閑蒲謹按人性皆吾本體也存心養性以復其初工夫也孟子之言大抵就本體指點而示人以致功之方如滕文公章道性善者本體也藥瞑眩者工夫也公都子章非由外鑠者本體也求則得之者工夫也異於禽獸章幾希者本體也存之者工夫也曹交章可爲

堯舜性本體也徐行後長者工夫也人皆有不忍章四端者本體也擴充者工夫也自此以上十六章皆可類推自此以下各章則歸重工夫一邊朱子編輯之意既已不傳而吾七友劉君又不可作竊以意妄測其第如此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

莫近焉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

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

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程子曰自舜發於畎畝以下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閔藩謹按孟子之意欲人明於窮通順逆乃所得自然之常但處安驕者易以盛滿致吝處困窮者易以惕厲致福耳朱子編此章於要略首卷意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能勉忍困撰以處窮約正其彊勉以存養本心也自此以下各章皆承彊勉以存本心之意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

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集注云不仁之人私欲固蔽失其本心故其顛倒錯亂至於如此又

云此章言心存則有以審夫得失之幾不存則無以辨於存亡之著禍福之來皆其自取國藩謹按此章言不仁者知覺昏迷莫辨治亂之幾朱子編次要略首卷大指發明人性本善或爲氣拘物蔽欲人強恕存心以復本性此章稍覺不類不知何以閒人始附錄以俟正焉

孟子要略卷二

國藩謹按此卷論孝弟之道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

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

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

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

金氏曰要略自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以下至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即下接君子可欺以其方至奚偽焉首去娶妻如之何二節中去子產一節履祥妄謂去子產一節不若去象曰一段此何止齊東野人之語幾不可遠於君子之口況帝之妻舜在其烝又不格姦之後此語既非事實尤不嘗存要略一書晚年斥出此章去取似為一書之玷圈滿謹拔朱子編次此書之意蓋擇其要者時時切己體察而欲凡讀孟子者皆反諸身而體驗之也不然以孔孟之經任意去取顛倒措置此佔畢庸夫所不為而謂朱子之賢為之耶即此章不錄首二節與子產一段亦不

過變去繁文尤便省覽耳非有所去取於其閒也其存象曰一段則以見聖人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正欲存此語以爲處變之法事之荒怪有無蓋不足據仁山先生之論似未嘗深究朱子之本意今刻此書悉載本章全文而於首二節及子產一段弁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云

陶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集注云此章言爲士者但知有法不知天子父之爲尊爲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爲大蓋其所以爲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計較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金氏曰此章要略注文微不同而集注爲明徑固潛譁按金氏謂要略注文微不同不可旨矣所謂集注爲明徑者今特錄於右觀朱子以此章次要妻章之後益知其欲窮極人倫之變以爲處之者之法設詞愈離奇處之愈不常而金氏去取之

說可無致疑已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

有庳此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國藩謹按此卷嚴義利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

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

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
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
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
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
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
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
吾爲之範此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國藩謹按此章亦剖別義利之最嚴者妾婦之道阿諛苟容竊取權勢利也丈夫之事直道而行浩然無累義也故朱子編入此卷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

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

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

脫識自毫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阸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國藩謹按右三章言內重則外自輕亦必義利之分明乃能見此故朱子編入此卷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

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士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

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國藩謹按色之不豫若出於憂世之誠則爲義若有一毫謀己之私則爲利此聖賢內斷之心辨於微芒之間者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國藩謹按此章言謀國之道雖極危急存亡之秋而義利之辨尤不可忽董子所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與此同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國藩謹按官卑而不能行道尚能稱職者則爲義官尊而不能行道但知苟祿者則爲利凡義利無定在隨其所居之位所值之時而公私枉直雖有不可易之界易之道所爲隨時變易以處中也孟子七篇於辭受取與出處進退

之間所以剖晰義利者致詳朱子此卷采取略盡昔亡友劉君於丁未戊申之年實始講求精義之學搜得朱子此書宜其躍然而欣慰也

# 孟子要略卷四

闓濂謹按此卷辨王霸之方明治道之要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

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

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

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此章朱子原本僅錄至而予為我願之乎止以下不錄國藩謹按朱子之意特重在崇王賤伯芟去後半尤便省覽耳竊意此章後半言乘勢待時而歸重於行仁政可見聖賢謀國未嘗不顧時勢而政之本原悉依於王

道非有後世糾謬哉且一切指日收時者之所爲也今仍錄本章全文而於爲我願之乎下乙以識之以存朱子之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

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鄒氏曰此章言爲治者當有仁心仁聞以行先王之政而君臣又當各任其責自是以推仁者至喪無日矣所以責其君自詩云天之方蹶至未所以責其臣聞藩議按孟子七篇言君道者甚多而莫要於修其身而天下不一語言臣道者甚多而莫要於大人格君心之非一語朱子編次此卷前三章辨王霸之術不同第四章言君道第五章言臣道此章及下規矩章兼言君臣之道爲治之要粗備於此矣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

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 孟子要略卷五

國藩謹按此卷孟子尚論古人而自言其爲學要領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淸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

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

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閒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
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
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
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
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
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

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中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污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

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
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
二之中四之下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
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
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
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
我室我不恨焉者其爲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
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
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
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

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愚謂謹按朱子編次此卷卻近思錄末卷論聖賢氣象之意蓋學道而獨得於心無與聽語則俱交古人以發其志趣若孔子見文於琴遇姬於夢及論語微子篇中所論列是也其後如莊周荀卿楊雄王通之書亦往往抗論古人訴隱嘗世孟子七篇尤數數傳述先民朱子此卷采錄凡十二章予嘗以類求之有不諸於此卷者如論詩讀書知人論世一章則可補蒲此卷之當堯舜湯文見知聞知一章似可殿於此卷之末而朱子俱不數錄要略一書久已佚亡其注文不可考矣而吾友劉君搜得此書又不及補鮮顯幽逐章而爲之說遂使末學窺伺無自從興孤陋之歎也悲夫

朱子年六十三時成孟子要略其書今佚存此書注中具

載某頁人幾卷之幾他日病愈當依次編成以復朱子之
舊戊申七月劉傳瑩題金氏孟子集注考證後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一書原本久佚傳瑩謹於金仁山先
生孟子集注考證內搜出得復此書之舊至是書頗未詳
見語類自著書門文集答黃直卿書戊申七月之季漢陽
通殿生傳瑩識